

# 閒談

隨筆

—昨天看了一則科學家故事，還有興趣聽故事嗎？

樂琴二十五歲成為康特教授的助教，那時康特也只有三十一歲，樂琴受到許多鼓勵。四年以後，樂琴到斯拉斯堡任教。過了十年，康特得病寫信要求他回來接替自己的職位，樂琴趕回來時，康特已到深山中養病去了。他每月總要寫一封信給康特，報告工作情形。他曾在日記上寫著：「儘管康特一直沒有回過一封信，可是我每一次提筆，就感到一種力量在鼓勵我……」

1895年冬天的一個夜裏，他很興奮的寫著：「……我高興極了，我要到山裏去試給你看，我發現了一種光……」這封信很長，可是寄出去不久就退回來了，康特已在深山中去世了。

第二年，德國皇家基金會因為x光的發現而頒獎給他，樂琴在頒獎典禮上紅著眼眶對觀禮的學者們說：「這份光榮應該屬於康特教授，二十多年前我做他的助教，他總鼓勵我，就是我做錯了，他也勸我不要失望。各位朋友，研究學問，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樣，需要溫暖，最怕冷落。」他晚年的時候，常常告訴學生們說：「人不能沒有朋友—好朋友和好老師。」

「研究學問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樣，需要溫暖，最怕冷落」，唸到這幾句的時候，情不自禁的想哭一場。

—研究學問本來就是件孤寂的工作。作家的筆可以把事實寫得更富於人情。

—別這樣說，我願意相信研究學問的人並不是生性孤獨的。

—在舊報紙上唸到一篇黃少谷悼蔣廷黻的文章，裏面有這樣一段：

「廷黻就在中國人忙著過雙十節而不大留心其他事的時候，默默無聞的從人間消失了。」

我覺得廷黻在生之日也是一個寂寞的人。他那種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的性格及冷靜的議論，每每與人落落難合。只有遇到談得投機的人，他才滔滔不絕，如不投機，他便默然不語。他對人既不熱烘烘，也不冷冰冰，總與人保持著一種恰如其分的距離。他把對朋友的熱情藏在心裏，很少當面恭維人，但卻常在背後予以揄揚。從政三十年，從未染上官場習氣，始終保持著書生本色。他很少狂歡縱笑，表情嚴肅。不過，他並不是不懂生活情趣的書呆子。

廷黻上次從醫院裏出來後，就趕著寫自傳，幾乎每天都力疾到哥倫比亞大學去寫，他對著錄

音機口述，然後由秘書記錄下來。可惜，只寫完幾章，他就不行了。」

孤獨是和某些人不可分的，你能了解嗎？

——一個沉默的人，如果他能體諒這個世界，默默的關懷著世上的人們，與其說他孤獨，不如說他清醒。這是你沉默的原因嗎？

—唸一首Edgar Lee Masters的詩給你聽：

「有的沉默是由於極端的恨，  
有的沉默是由於極端的愛，  
有的沉默是由於深厚的心靈的和平。  
有的沉默是由於精神的掙扎，

忍受尖銳的痛苦，你的靈魂自掙扎中來，  
帶來一些幻景，卻無法在更高的生之領域中說出。

有的沉默是屬於神，神與神不言而互喻，  
有的沉默是由於枉受懲罰，  
有的沉默是屬於彌留的人，他的手會突然緊握住你的。

而父子之間也有其沉默，  
當父親不能夠說明他的生平，  
即使他因此會受到誤解。

……………

而時代沉默著，  
充滿太多的智慧而不能說出，

以那些不曾經歷過壯闊人生的人們能夠了解的語言。」

—沉默中有一份不可言傳的深奧，但是，別讓我們在沉默中變得自私而遙遠。我常覺得深受前人遺澤的加惠：一曲悠揚的音樂，一卷血淚的詩篇，一幅柔美的畫面，都能在混亂痛苦之際把我引向一個安寧的境界。我們趕來這個世上，只是專程為自己生活一場嗎？

—額外的關懷帶來額外的憂愁，方寸之間多麼狹小，生不滿百，那容得下那麼多的哀樂？克利斯多夫和奧里維有這樣一段對話：

「我的好人！」克利斯多夫說：「不要老望著陷井，那會叫你活不去的！」

「但你總得去解救那些掉在陷井裏的人們呀！」

「當然！可是你如何去救呢？連自己也一起掉到井裏嗎？——我看你就要這樣了。你總是愛看生活悲慘的一面。上帝祝福你，你的這一份悲觀主義是很慈善的；但我要告訴你，這是會令人沮喪的。你需要幸福嗎？那麼你自己先得快樂起

來！」

我已經把「自私」這個詞弄混淆了，在是非的區分裏，它不再有一定的位置了。

一人能由弱小而長大，畢竟都會受過關懷與照顧。別忘了天地間有自然之情，它是無需人爲的是非標準來衡量的。在我們的想法裏，忍受痛苦就意味著希望有所獲得，然而自然之情卻是不計較的付出。一首泰戈爾的詩：

「孩子，你是多麼快活！你坐在塵埃中，整個早晨在玩那折斷的小樹枝。

我笑你玩那小小的一細根折斷的樹枝。

我忙著我的計數，一點鐘、一點鐘的加著數目字。

或者，你瞥見我，你想：「這是多麼乏味的——一種遊戲來敗壞了你的早晨！」

孩子！我已忘記了專心致志於棒頭與泥餅的藝術。

我找出昂貴的玩具來，集合著一大批的金和銀。

你找到隨便什麼，你創造你樂意的遊戲。我既浪費我的時間，又浪費我的精力，去找我無法獲得的東西。

在我易碎的獨木舟中，我努力渡越那願望之海，而忘了我也是在玩著遊戲。」

朋友，在你我的沉默中加一點濕潤與暖意，人本來並不複雜的，是嗎？

× × × × ×

屬於情感兩端的「灰色」與「希望」，時常交行於我們的心頭。

看！山朗潤起來了，草青起來，春天，一年中的，一生中的。春耕夏耘秋穫冬藏，捨去掉那些未來不可測度的、摺疊起沒有完結的願望，春天的播種畢竟給人們帶來了工作與辛勞，工作的本身已經充實了春天。

...There's a wonderful land, for the hopeful hearts, for the willing hands...

四月十四

朋友，你做過夢嗎？我相信你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的確，或多或少，或美夢或惡夢，一個人總會有經驗的，誠如古人所說：「日有所思，則夜有所夢。」不過這屬於心理學上的問題，如果你問一個心理學家，他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夢的來由、理論以及一些深奧難懂的事實。我不是心理學家，對這一方面幾乎未曾涉獵，所以只能信口談談自己的一些感觸罷了。

我們知道，在物理及化學上，有很多名詞均有廣義與狹義的定義。狹義的通常指習見的事例，而廣義的定義則指在某方面具有共同性質的一類事物，也就是指較普通性的一羣。例如氧化還原在狹義的範圍內只指與氧有關的化學作用；但後來發現有很多類似的反應，但與氧無涉，因為便有「氧化為失去電子，還原為獲得電子」的廣義定義。本著這為原則，我們可以把夢由心理學上狹義定義，推展為較廣的意義，此即一般哲學家對夢的見解在此我得補充一點，因為我不是哲學家，對哲學沒有研究，所以對以下的說法只得姑且妄言之妄聽之」了。

從前莊子曾因夜夢蝴蝶繞己而飛，醒來後，竟懷疑自己是否蝴蝶的化身，因而作了一篇有名的文章，這是後世研究莊子哲學者所樂於引論的。我們如果仔細想想，把夢境中的情節與所謂「現實」比較一下，當會發覺，通常所謂「現實」只不過像夢境一般罷了。明乎此，對莊子的蝴蝶夢也就不覺為奇了。

我們常會聽到某些人嘆息道：「人生如夢」

，有時自己也會深深有這種感覺。不是嗎？日子一天過了又一天，儘管有人高嚷著把握自己，充實自己；可是把握、充實的大半天，還不是一樣的虛無、渺茫，這不是和夢一樣嗎？我們就根本上檢討起，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？原因該在於我們的理想太高；而實質上，理想就是一種夢幻呀！

人們常用種種夢幻（即理想），來鼓舞自己、激勵自己。我們看，校園裏常有一些女中的學生徜徉於草地上，為什麼？作大學夢；圖書館常有高中生在裏面死硬啃，為什麼？還不是為了大學夢。一般說來，小學生夢想進中學，而中學生則作各種大學夢，這些都是人情之常。不過一旦希望破碎，夢過境遷，則各種不堪設想的後果往往接踵而來。看！常有大學生因不合理想而墮落；有些青年追求人生不得解決而自殺；而大哲學家們往往在心裏痛苦的衝撞下提出他們的主張。這一切，歸根究底還不是只為了一個夢幻似的理想。

所以一個理想意高的人，愈會有人生如夢的感覺，一旦他突破這個夢境，則成就隨著而來，世界的進步，人類文明的拓展也於是乎在。但是，如果奮力而無法掙脫夢境的範疇時，則會有「希望愈大，失望愈大」的結果，多少哲學家以自殺的悲劇結局，其原因也在此。

朋友，你會覺得人生如夢嗎？如果不會，那你將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；如果會，那何妨把太高的理想擱置一下，然後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向前，那麼夢境終會被走完的，何必好高騖遠？

## 夢

## 貧道